

山陽先生書後

上

413
1003
1



門 13
號 1003
卷 1

賴山陽先生著

書後併題跋

春和堂發行

目錄

卷上

跋遼豕錄

跋先君學統論

書詩書正文後 七首

書春秋正文後

書左氏傳後

書儀禮講餘後

讀周禮

讀小戴記

113
1003
1-4

山陽先生書後目錄

大正
春和堂發行

書論孟正文後 三首

書孟子評點後

書李鼎祚易解後

讀詩集傳

書詩序書序後

讀孝經

書荀子後

書賈董兩傳後

書孫子後

書莊子後 二首

讀三禮鄭注

讀五帝三代本紀 三首

讀五經正義 二首

書四書集注後

讀古文尚書 五首

卷中

書論語白本後

讀西河合集

書尚書疏證後

書日知錄後

跋二十二史劄記後

讀大學書後

讀中庸

書東坡易傳後

讀易繫辭傳

讀論語孟子八首

書伊洛淵源錄後

書郝京山談經後

書左氏叙戰鈔後

書戰國策後

書伯夷傳後

書城濮戰圖後

書三國志後

書史贊雋後 二首

書新唐書後 二首

書唐書藩鎮傳後

書新五代史鈔後

書宋遼金元明史鈔後

書武功紀盛後

書南疆繹史後

書日本紀萬葉集後 二首

書三代實錄後

書令義解後

書三代格後

書神皇正統紀職原鈔二書後

書三善清行封事刪本後

書保元平治物語後

書重編應仁記後

書大日本史贊藪後 二首

書織田真記後

讀通鑑綱目

書李忠定公集鈔後

書紀効新書練兵日記二書後

書陸象山與朱子往復書後

讀韓非子

跋小石氏藏通鑑綱目

書傳習錄後 二首

讀本居氏家言

讀享保諸儒家言 四首

跋袖珍萬葉集

跋春秋臆斷稿本

書行在或問後

卷下

書賈誼治安第一策後

跋手寫項羽紀後

跋史記鈔本

書韓非難勢後

書晁錯言兵事疏後

書平淮西碑後

書昌黎答李翊書後

書南海神廟後

又韓文

書張中丞傳後叙後

書封建論後

書永州八記後

書諱辨後

書歐文後二首

書豐樂亭記後

書幼時鈔蘓文二首後

書老蘓幾策後

書東坡論策後

書志林後

書小蘓臣事策後

讀臨川集書後

讀曾南豐文

書東坡留侯論後

書方正學集後

題明文鈔後

書清文鈔後

讀四庫全書提要

書三魏集後

書侯方域集後

書錢大昕集後

書舊文稿後

書家藏烈祖成績藩翰譜

讀二林集

讀熊澤先生大學或問

書徂徠集後

讀櫟園書影

讀虞邵菴集

書自鈔漢魏歌謠後

書勅勒木蘭二歌後

書陶集後

書杜集後 三首

書王維集後

書唐人絕句新選後 二首

書韓蘓古詩鈔後 三首

書唐宋詩醇不全本後

書新來揚誠齋集後

書古刻放翁詩鈔後

書明詩綜後

書中州集後

書趙甌北十家詩話後

書談龍錄後

書隨園詩話後 三首

書倉山詩鈔後

書倉山文鈔後

書藏園甌北詩鈔後

書五刹詩鈔後

書正德四家詩鈔後 二首

書六如茶山西野集鈔後

書古詩韵範後

跋南海手書竹枝卷

書詠物詩選後

書徐而菴說詩後

書聲調譜後 二首

書國朝政紀稿本後

書漢風此十卷詩譜後

書中代集詩

書

山陽先生書後卷上

門人加賀兒玉慎士敬輯錄

跋遼豕錄

在今治經有四病。閣正文而先讀注曰憑注。注覺不
妥。寧繆於經不敢違注曰佞注。未釋注意。胸橫爭氣。
一語不合。詬為疵類曰仇注。欲豎新義。耻歸勦說。乃
盡檢羣注。如稽帳簿曰役於注。夫注期於解經。經期
於為己。余治經。唯求安於心而補於身。故熟玩正文。
其於注不敢憑。不敢佞。又無事仇與役也。每謂昔人
代吾費精。吾可以己。不可以己而言。或出其所以言。

而吾未之覩。適足見心所同然耳。且勦與否辭氣自不可掩。苟出實見。必有少補。何必攤排陳編。如獺祭魚哉。近從遊錄。平日所說。來問名。余取朱淳謂彭寵語。題曰遼豕。盖不妨為豕。不暇為獺也。

跋先君學統論

右先君子學統論。作於天明年間。其釋褐時。藩學始建。建白學當一於程朱。議者疑其偏私。故作。盖士大夫之學。異於野人。政治風俗繫焉。是所謂可與知者言。難為俗人道者也。世或謂襄背家學。不甚信。洛閩。襄曰。唯甚信。故有所不甚信。以其有所不甚信。可以

知其所甚信之非私也。襄隱居放言。本無闕家國。然於先君作此論大旨。誓不舛盭。校刊遺文。親手書稿本。攬涕書此。

書詩書正文後

詩猶風土記也。書猶所謂沙汰書也。詩見朝野政俗所由。書叙錄古來大號令。於勝國國初最詳。故此二書。為周人必讀之書。不讀之。無以知世界來歷。行已從政。共無可措手。春秋距古不遠。於其瑣屑處。已不能悉通。如子夏子貢問詩詞義。又古人引詩引書。槩斷章取義。以達己意。是知古學者通大義適用而已。非

如後儒之斤斤較銖兩也。今而治詩書，不得不依訓詁。然要存古人學此之意，熟誦正文之可通處，務明大義，不求強辭字句，又不徒以理斷，而以勢與情參之。庶幾適用，是我治經法，不獨詩書也。

又

詩書雖或散逸，大約皆孔子以前書樣如此。必以為經其刪削者，恐屬儒家繆傳，是何等書，而魯叟敢動手其間耶。如雅頌各得其所，則謂正其混淆者耳。宋王柏欲盡刪淫詩，清萬斯同謂：今詩書非夫子所刪定，皆迂見也。

又

書首叙天文，為授民造食時耳。而唯以星宿中否鳥獸毛羽生落驗之，羲和之術，必不及一行。況望子六輩哉。世儒說尚書，開卷即喋喋緯度，抑末也。虞廷命官，首曰食哉惟時，可見堯舜為政急務在此。如洪範五行，亦叙民生必用物，以見為政大經而已。後儒造五行傳，又牽合洛書，恐非本義也。

又

二十八篇大義可知已。堯典叙命官治民制刑巡方諸大例，皋陶謨載朝廷言議大者，次禹貢叙九州水

土貢賦。見中國大局面。可以施政。如棊有罰。然後下子。次甘誓。湯誓。見兵制師律大法。盤甲見遷都沿革。高宗彤日。見中興所由。西伯戡黎。微子牧誓。見革命創業之故。洪範條改事大伴。立改舉官制大略。願命叙繼統之際。而金縢不可信。無逸誠成王。康誥梓材。詔康叔。君奭諗召公。其他大誥。召誥。洛誥。酒誥。多士多方。皆國初上諭。諭殷民者居多。皆不可不知者。費誓為魯國始封大事。秦誓當時列國如此者不少。而秦書偶流傳誦習。故綴之末。非孔子故意存之也。凡商周書繫牙者。直寫當時口語。如典謨。經史筆。故反

易讀耳。

又

堯典皋陶謨。非為堯皋陶作也。為禹作也。故無舜典。無益稷也。而亦無大禹謨也。有之者。非古也。偽也。蓋夏史修此。以見其授受所由爾。故曰夏書。左氏所稱可證焉。曰虞書者。為杜撰。曰虞夏書者。為摸稜。大凡自禹而上。邈矣。禹功無前者。乃有天下。然後傳統明載記備。故尚書夏商周書而已。

又

余知詩有風雅頌。不知其有賦比興也。六義之目。自

漢儒始風為各國歌謠。雅頌為朝廷樂曲。譬之後世詩體。風如山林。雅如臺閣。頌如房中歌。雅有大小。非改有大小。謂宴饗朝會所用各別。變雅亦各以其聲類附者。或然。至如賦比興。當時作者。豈預定其篇用賦某章。用比用興哉。後人從後指而別之耳。而終有不可別者。則強合之。曰賦而興也。興而比也。不若不預立其例。而隨處循誦。以意逆志。各為之說。為得其解也。

又

雅為周詩。風為列國詩。二南與豳。周未有天下時詩。

降儕列國者。王風故不可編於雅耳。非必有深義。關雎葛覃小星。猶宮詞也。漢廣行路。猶竹枝也。標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淫奔詩。與鄭衛無異。衛之考槃。鄭之出其東門。使人興安分守節之心。二南豈有此。後儒習為區別。故不察耳。七月。疑是農書用韻語。便記誦者。文王篇。廟朝並用樂歌。所以聞舊臣新附助祭者。並似非周公作之戒。成王此類亦襲謬而不察者也。

書春秋正文後

春秋底本不可見。意其所書。冠履顛倒。如此間太平

記天皇謀叛。親王無一戰功。而受帝位於將軍耳。孔子慨歎之。故正其名分稱呼。就書冊上。使略成世界。以示當時人而已。曰王正月。天王使某來。置宰周公。於齊侯上之類是矣。苟如後儒所言褒貶黜陟。則孔子為妄人。春秋為兒戲。唯據實直書。存史冊體面。明白如日月。無心而委曲。如造化。是非聖人不能修者也。公谷恐強為解事者。胡氏祖述其意。而加迂刻焉。下此諸儒紛紜。不過出入三家間。彼善於此。則有之耳。余治春秋。用刀斬亂絲法。盡截去諸傳葛藤。獨據正文。要參前後年月。不就一條上鑿求之。遂流覽二

百四十年內。領會當時大勢大情。則聖人之意不難窺也。

書左氏傳後

左氏敘事。蓋因舊存史乘。而附益杜撰。似亦不少。然後人治經。舍此無以為案。其間說及經旨。拘綴鄙陋。開後儒誤蹊。而亦有平正明確。不可易者。則或出孔門傳說。公谷亦有如此者。皆可擇而取之。左氏是戰國初人。觀田齊三晉等事。未觀秦孝以後者。以其預言各國興亡知之。逢卜筮象緯及鬼神事。輒津津敷衍。蓋其慣家事。故然。猶此方野乘成於僧手者。每詳

佛事也說書家乃謂真然苦心研究所謂癡人說夢耳。

書儀禮講餘後

唐立五經於學官。禮獨取戴記。必出文皇意。自是英雄眼孔。魯昭知儀不知禮。禮非謂玉帛。周已有此論。漢唐以後所謂禮。皆朝廷喪祭儀文。非行於天下。但君臣父子大分不可紊者。所謂天叙天秩。百世依然。故所貴於禮者。其意而已。非其儀也。儀禮之不可不講者。獨喪服。見親疎之等。可用以決疑獄耳。其他煩文。縟節不必究也。况其中多不近人情者。如覲禮諸

侯肉袒聘禮。帶賈人鑿玉價之類。最可疑。余二十年前。為生徒說此。用大幅紙作堂室圖。以寸許木人數寸。就焉演儀驗之。群說錄最明暢者。間附私說為冊。今明知其無益。亦雞肋類也。

讀周禮

周禮或因見考工記起意。遂偽撰餘官。而其文不及考工之古。曰冬官闕補。以考工者。俱也。其中古雅者。似拾禮家遺文耳。尚書立政。孟子言周室班爵。皆不能如此周備整齊。韓宣子言周禮盡在魯。指易象春秋而已。其吏屬之數。以意較當時幾內人口。殆乎十

羊九牧。是固可疑之大者。而苛細之甚多。可言不可
施者。天下一大活物也。烏容以此塵飯土羹為哉。昔
人有疑作於劉歆者。恐非歆所能辨。或先秦人仰屋
著書者。所為或漢廷輯王制時。隱士之點者。杜撰期
於售。其腹稿經綸亦自不凡。然王莽一用之。亂漢。王
介甫再用。誤宋。方希直三用。誤明。後言經世者。猶橫
之胸中。謂真可用何哉。讀周禮。不若讀通典。文獻通
考。及我朝令式之有實用也。

讀小戴記

戴記如醫家之素問靈樞。雖不能無駁雜。其中微言

精義。決非周人不能言。不唯學庸為然。如表記緇衣
坊記。可補論語之缺。如樂記寫樂聲。玉藻寫禮容類
真精絕也。其明出秦漢間人者。如禮運禮器儒行仲
尼燕居孔子間居。是已至於大戴之可取。獨武王器
銘。其佗緊摺。據於荀子及賈誼疏中者。要之二記。其
整齊處可疑。瑣碎處可揀。全匹錦出。後人機杼。古造
鴛鴦團窠。多存片段也。

書論孟正文後

論語春秋時言語。不如商周書難讀。且於禮樂樂淫
時舉仁義忠信等日用常行。以開導人。是聖人憂世

婆心。其言宜平易。易曉。後儒鑿而深之。乃失其旨。唯以左氏禮記孟荀等為其注脚。大意可了。且如仁字。孟子已注之。曰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仁也。可謂親切著明。不必須後儒呶呶也。

又

觀古聖賢書。宜參考當時事勢風俗。春秋時。外飾禮儀。內鮮悃懃。故孔子拈出仁字救之。至戰國時。唯務利害趨舍。故孟子更拈義字救之。而秦漢以下。皆一樣世界。故此二字。遂為世道大防。雖禮喪樂亡。不必恤也。曰聖賢以此詔後世者。非是聖賢唯為當代言。

而後世不可易耳。非如揚雄王通輩之為也。

又

曰居處恭。執事敬。曰求其放心。不必曰默坐澄心。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曰當務之為急。不必曰就一事窮一理。表裡精粗。体用盡明也。曰己所不欲。莫施於人。曰克無穿窬之心。不必曰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古之聖賢。唯恐人難於學。後之君子。唯恐人易於學。又時代使然。至掇取良知良能字。立簡易直截法門。則矯枉太過。墮野狐外道矣。

書孟子評點後

古語緊平易明白。本不須注。須注者。名物度數而已。大抵注家。胸有成見。牽古語從之。後人未讀正文。而先讀注。處處礙心目。况甲是乙非。吾誰適從。故盡去諸注。如焚荆棘。露松柏。姿儀呈露。脉理流通。古人心。躍躍而出。是吾治經法也。古書最平易者。論語。而孟子更明快。以其戰國人言語也。余嘗置孟子白文一本。每晨琅誦。隨加點評。世傳老蘇批點本。恐屬假託。余所為雖陋。乃吾真己。今以付輒。人必嗤其以文視經。侮經也。則對之曰。經非文乎。舍文言經。經始為

艱澁頑痺之物。此尊經也。非侮也。

書李鼎祚易解後

顧亭林云。吾讀注易。諸家未見踰程傳朱義者。是無客氣實話。如郝京山罵本義為淺易。好勝耳。本義開卷。出河圖洛書方圓諸圖。真屬贅梳。除之則成好書矣。大凡易卜筮書也。卜筮出於數。數出於造化。故極其論。可以範圍天地。其本換握粟之用耳。孔子彖象傳。用說人事。然可通於占筮。至王弼韓康伯。以莊老糅之。以資塵談。古意蕩然。不有程朱。何以復之。然其不滿人意者。不取漢人互体。是大欠事。漢易之遺。賴

有李鼎祚解在。貞觀正義取王舍李。康熙折衷。乾隆述義。並不甚稱之。何哉。何閩儒訂詁。可輔李解。其實彖爻詞中既。既胎。胎其旨。熟玩乃知。固非待漢人言之也。

讀詩集傳

詩朱傳本於歐公詩本義。小蘇集傳。東萊讀詩記。書蔡傳本於東坡及林少穎二家。朱傳一掃毛鄭牽強之習。真為明快。是中年以前之業。如其注四書。抵死乞乞。恐有不如說詩之平允者。其或出寄託者。緊謂之淫詩。則恐不免為嚼蠟矣。猶說易不取互体形象

也。

書詩序書序後

詩不取小序者。先朱子已有數人。鄭夾漈其最也。蘇穎濱每序取首句。亦似拘矣。余竊謂詩有有序。有無序。有序是湏序而通者。其出傳來不可誣。而漢人欲每篇補填。故真妄混淆耳。曰全作於衛宏者。非是。毛公時已有之。而宏潤色之耳。至書百篇序。緊屬贅。或虛立名目而已。此亦太史公時已有之。觀三代本紀可見。其多有名無書。亦可以知也。朱子詩序辨說本付集傳行。書亦然。今本皆割去。朱子雖武斷。不應

至此。

讀孝經

孝經明出漢人手。大抵挾書律除。四方爭上古書。壁間冢中。玉石襍出。而當時帝王皆謚孝字。黠兒乃得售此技。然以其名美。得百世不廢。六經論語。處處說孝。孝何必此一書得專之也。如其孔傳。又出劉炫偽作。家語是王肅哀聚古書中事。闕孔氏者耳。多一序。乃謂之贗矣。如孔業子則故贗也。

書荀子後

自古著書有為世道人心起見者。有欲立己門戶者。

荀子意。唯在壓孟子。故至曰性惡其善者偽也。雖莊墨申韓。無此邪說。奚啻洪水猛獸。恨不使與孟子同時生。一言闕其口。此叟蓋一執拗不曉事人。欲勝孟子。豈無佗道。何必建立此惡法門。觀其文章。亦拙手。不能為孟子奴僕也。此間先輩。乃曰孟荀匹也。其家言。實祖述荀意。壞人心匪細。即東坡所謂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

書賈董兩傳後

與孔子聲息相及者。莫若孟子。孟子以後儒者。去古不遠者。西漢諸公。賈董其最也。馬鄭以下皆生死糟

粕中者。揚王則傀儡演戲而已。嘗欲表章賈董以上
繼孟子下接韓子。而病其緒論不多。然治安天人可
為孟子說。王改嫡派。議賈生學不粹者。隨人毀譽。未
嘗細心讀之也。大抵古人學。適用而已。後儒高談性
理。自詫純粹。而竟與孔孟不相似。如金掌玉露。不救
人間渴也。

書孫子後

古書平易。而精妙不可踰者。唯論語。可配論語者。唯
孫子十三篇而已。如孫子形勢虛實數篇。真宇宙間
精言至文。宋人乃欲以淺陋如韜畧。迂緩如司馬法

者。合併稱七書。不倫之甚。吳子尉繚。是戰國真物。然
非如孟子於論語比也。注孫子者。唯曹瞞尤簡明。杜
牧張預梅聖俞。互有得失。要之不如熟讀正文也。吾
嘗欲掇左氏論戰精粹者。付十三篇後。以代注脚。未
暇也。

書莊子後

老子故意為簡奧。不如遺教四十二章平易而深遠
也。莊子則出華嚴楞嚴維摩之上。不啻千仞。彼出魏
晉以後人翻譯。故其文不妙耳。莊之妙者。齊物論為
最。逍遙遊次之。人間世又次之。大宗師德充府應帝

王又次之。其餘出戰國佗手。亦雄奇。如漁夫盜跖說劍。淺俗平弱。不待髯蘇而知其贗也。

又

莊不可解。解之者。人人自以為得之。而不知漆園叟啞然大笑於無何有也。吾謂解莊以不解解之。是之謂真解。所謂得其解者。旦暮逢之也。夫莊本無難解之意。而出之以難解之言。所以吊詭天下後世。莊務使讀者不解。而讀者務解之。皆陷其勾中。而不自知也。是吾二十四五時。讀莊而書者。嘗寄示龜井元鳳。今見元鳳注莊。則叔之例言中。因亦錄存。元鳳可謂

善客言者矣。

讀三禮鄭注

宋人每視漢注為淺易。然古書之須注者。其典故名物而已。不必就為議論也。故如三禮不可無注者。鄭注及孔賈之疏。注疏之最也。豈宋人所及。如鄭雜引緯書。人人知其不可。其似有所傳。而明屬妄作者。如三后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輪番直夜。是以古聖王。為一牡百牝之脰。脰齊也。凡漢儒說如此類。不可枚數。而清人考證。猶曰漢學漢學者。欲挾以破宋儒耳。

讀五帝三代本紀

堯舉舜於畎畝。以授天下。自是駭舉。然堯有二女。無可降嫁之臣。故寧尚名族華胄之無官爵者。不肖子不可嗣。故授愛婚之有望者。乃愜當時朝野物情也。百官備仕。浚井修屋。豈無人可使。而必使舜。雖後世駙馬家有頑父。罵母傲弟。必無此事。孟子特用為話柄。論道理如此耳。後世遂以為實然者。癡人不可說夢也。如瞽瞍殺人論亦然。豈有天子竊負其父而逃九門不省。百官不知者哉。大抵儒者以三代漢唐截然為兩段。故為不近人情說。觀如吾說。必謂陋邪以

私意揣聖人。然彼視聖人。如在天上。而吾視在其左右。孰為實學古乎。論漢唐君臣。輒指其疵。為非純粹。亦使人怠於為善也。或曰三代上人無機權。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伊傅周召一輩。木偶土偶邪。或曰後世英雄。總以詐術取天下。天下人皆童兒邪。二者皆無真識也。

又

儒者想先王。如佛菩薩。視後世英雄。如天魔波旬。斷不相猶。夫自七十里百里起。而有天下。雖曰以德也。非其人英雄。何能致此。但其心術明白。作事正大。非

若後君之詭秘狙詐耳。周自山西漸有蜀荆。而河北屬殷者。用兵取之。滅國五十。如隨文取陳。宋祖取漢。元祖取金。又如我邦織田滅室町。其際必有不厭人心者。故下半部尚書。大抵絮絮論殷頑者。禮樂制度。拘綴繁碎。皆防亂之具。其實不及漢之踈濶便民也。况其立國不及夏殷可知。不然三世之後。有人溺殺天子。而不能問賊何哉。後儒動輒舉周制為準則。矮人觀場類耳。

又

周營洛邑。猶此間近古霸主自有所據。而為大號令。

大封拜必於京師伏水也。周起山西。是其窠窟。而盡牽挽故殷諸侯臣民。輸貢獻於此。其意所難也。故在山東建別都。移充殷民。鎮以大臣。而受朝貢焉。觀聽穩便耳。曰以其為天下中者。未必然也。至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則大妄說矣。

讀五經正義

儒者以經為爭資。喧呶沸起。後人欲就究各說。日亦不給。吾使從遊者治經。唯平心讀正文。循其語勢。又取古書與同時者。錯而誦之。習其口氣。則可了四五分。遇不通處。然後看注。注主一家。猶不通。更看他注。

猶不通。則姑闕之。是省力法也。或問注主一家。何主。曰公行天下。久而不廢。如五經正義。是已。其次四書集注。康熙四經。三禮義疏。蓋輿論所定。帝王立之。學官。或滙衆說而參之。雖亦不無踈繆。要非一家私說。準此可以視諸家異同。為王侯說經。尤須此法。譬如欲知物價。先訪於大都。不必走索各處。尤不可從偏僻遠港津訪得。遂以為然。公言於人也。

又

九經者。赤縣書也。彼所以得自稱中國。挾此焉爾。猶家宅有券也。苟有可論者。彼先論之。我何必在鯨波

萬里外。注之釋之。豈非多事。譬如田舍兒。品評大都貨物。鮮不招笑也。但倫理準四海。彼先獲我心。所同領其大處。益我身家國可耳。何必屑屑。但如八經考文。考缺於彼。而存於我者。如補鯨息。則是女媧五色石。出於扶桑也。

書四書集註後

古今著述盛行。未有如四書集註者。是似其幸。實不幸也。元明清以此策士。士視如俗書。既得一第。拋為芻狗。其講經家亦恥依傍。又嫌傳附功令。故動嗤朱子以為高。非必有真見。假令朱注混在蠹冊間。此輩

將驚詫揭出之耳。蓋其鎔古訓適今理。實有精當不易者。粗心泛讀者。妬心索其疵者。皆不知也。而褊心眼囿於此者。亦不知也。唯心平而學博者知之。博非博於大全蒙引輩也。博於古訓耳。然則朱注精極無疵病乎。曰病在極精處。

讀古文尚書

書二十八篇。漢人比之列宿。其較著不容增減。可知也。夏商周書傳者。不應過如此。雖有逸亡。蓋無幾已。方漢初索遺經。病書篇數不足配詩。故分析伏書為三十四。又增多逸十六篇。亦分焉為二十四。以成五

十八篇。或立目至百。又造百兩篇經。而不甚通行。建武之際。大抵散亡。東京諸儒所注。仍三十四篇本。魏晉間狡儒。由漢志有會巫蠱事。不列學官一語。摺拾逸語。作二十五篇偽書。更舊書為三十三篇。以合五十八之數。又偽孔傳。遂得瞞百世。宋元明清人。苟有眼者。皆疑之。然亦有右祖甲護焉者。紛紜不定。世儒依違含糊。致末學眩迷。吾常欲盡抉剔贗物。特連寫伏書。又合其分析者。以復古尚書真面目。而未暇焉。唯有二十八宿羅心胸而已。

又

偽書之獄。余斷歸之於皇甫謐云。孔疏引舊晉書謐得之外弟梁柳所。又云。鄭冲授蘇愉。愉授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為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之。余意梁柳以上皆謐託言耳。賾奏雖在前晉。立學官者。係元帝時也。正義釋文並言。王肅注與孔書合。或肅私窺而秘之乎。故後人疑肅若其徒作之。夫肅雖善偽作。既就杜林本作注。不應更費力造一書。其徒亦不應別造一傳。以廢師註也。乃謐憑肅注而造之爾。

又

後賢之不能廢偽書。以其中多古格言。雖朱子頗疑

之。而不敢明辨。命蔡沈作傳。猶用梅賾俗本。其意亦爾。毛大可克詞。罵朱以為黨魁。他儒排擊古文者。則憑朱以為強援。皆為過情。論語堯曰五句。訓戒之言。自成韻語。圓潤如玉環。豈可離析。而偽手由有堯亦以命禹語。遂拾入大禹謨中。間以他語。以掩勦迹。夫荀子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其前後有舜事。又有精一之論。言一者必精耳。偽手彙括貼襯。取語調之響。不料為後賢推而上之天。遂成金科玉條也。凡二十五篇中。補湊捏扭。痕迹破綻者。皆類此。然所拾零金碎玉。光彩如舊。宜其難廢。余嘗欲連寫真經。

又欲收錄古書中逸語。為一編。以附其後。亦未暇也。

又

梅賾舊本。故意闕舜典。東晉時。取王肅本堯典慎徽以下。為舜典補之。而齊姚方興。偽作孔傳。又造經文若誓古十二字。曰于大舫頭市買得。奏之。姚有罪黜其書。及隋求亡書。劉炫上之。有濬哲文明十六字。凡二十八字。陸德明明言其偽。不列正文。仍從王本。而他篇皆用梅本。同一贗本。而行世有久近。故然爾。要之釋文正義。盡佞孔傳者。時勢不得不然。然不有二書。後人何因知梅本之來歷。又知其未出以前書樣

哉。正義歷舉兩漢西晉諸儒不見孔傳之證。纖悉不遺。以為後人破偽之案。其意不可知也。清儒嗤罵孔陸。無識顛倒真偽。余未肯雷同也。

又

古文之為贗。明眼者一覽可決。不必待清儒屑屑辨證而知也。乃清儒賤伏書貴孔書。動曰真古文真古文。謂東漢諸儒所注皆是。此更生一障也。余謂不唯梅賾可疑。孔安國劉歆已可疑矣。無可疑者。獨伏書二十八篇。合當時民間所得太誓。為二十九篇。武宣以來。立歐陽大小夏侯之學者是也。其稱有壁中古

文又增多十六篇。又立百篇之目。而為之序者。蓋皆出安國家言。遷史稱安國因以起其家。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味其語意。不全信之也。不然史遷親從安國問者。而四代本紀。於伏書外。一無所取。但屢屢湯征。湯誥百數十字。似是孔書。而太踈脫何哉。劉歆三統歷載太誓武成文者。亦類此。如遷取書序。則特資連綴事迹而已。歆請立古文於學官。而諸儒難之。可以見時情矣。雖終立於平帝時。旋經王莽亂。遂亡也。及後漢杜林得古本。賈馬鄭王。並作之解。皆止二十八篇。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猶曰無師傳也。而特存其

目。正義舉之謂。張霸所造。按漢書。霸所造百兩。不啻十六。既為劉向所黜。則此十六篇。乃孔逸書。而不傳者已。清儒信隋志。皆謂逸書。永嘉以前在晉秘府。馬鄭皆見之。而不敢作注。所以不傳。余謂馬鄭雖朴學。惡有親睹其書。而不敢為說者哉。唯鄭書序注內。屢見零斷一兩句。不可為確證。其曰逸曰亡。似無大異。蓋杜林漆書。其依隗翼時所得。亦科斗書。故謂之古文。恐是別本。與伏書大同少異。故賈逵讐校之。終顯于世耳。賈父稱得孔氏七傳之學。似傳孔書。然後漢書首稱林書。次曰。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亦同郡。鄭

山陽先生書後卷上終
學於馬。其作傳注。總屬杜本明矣。正義釋文亦皆言
其非古文。清儒強之為孔書。非有的據傍証。果為孔
書。何止二十八篇邪。要之此二十八篇。公行歲久。雖
經數贖手。不容淆亂。真色依舊。是之謂真古文已。吾
輩在今日。得玩天地間之瓌寶幸矣。紛紛可疑之物。
如存如亡。吾無與知可也。

山陽先生書後卷上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711